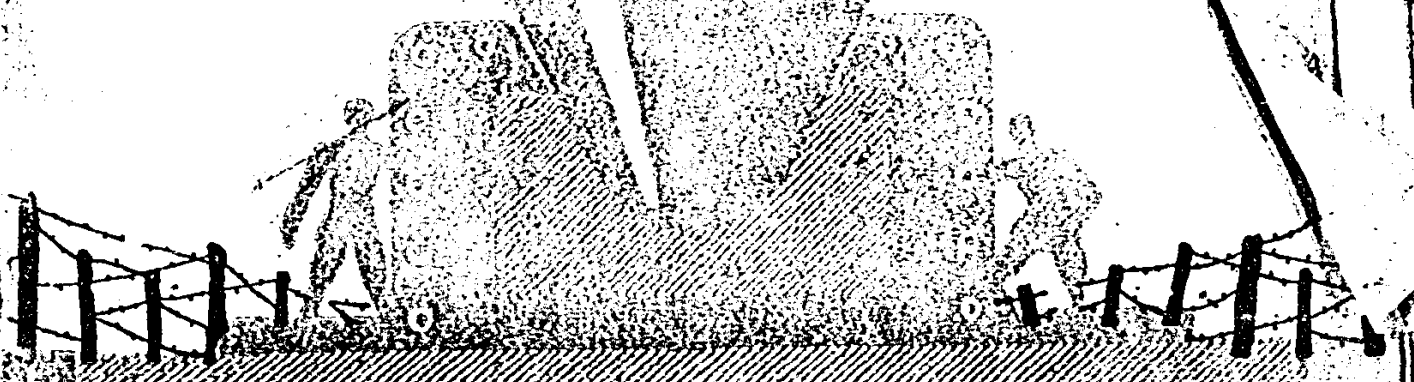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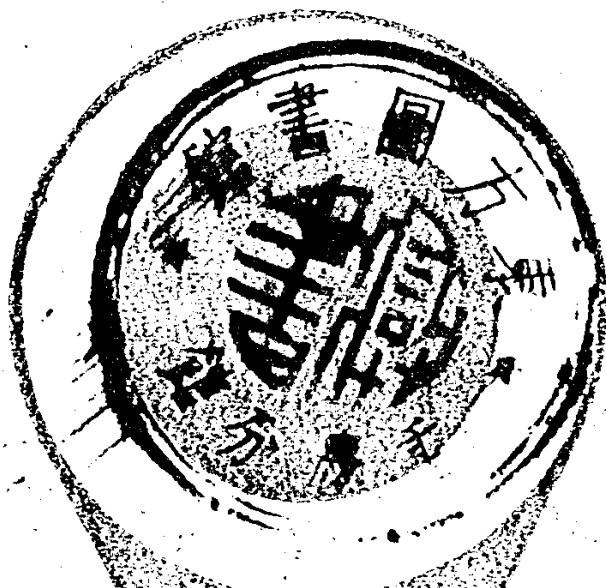


抗戰建國叢書

編主 聖蒙童 達公楊 中溯葉 展公潘

抗戰的倫理觀

著 編 熙 逢 許



獨立出版社印行

573.07
613
2

抗戰的倫理觀

目次

一	緒論	1
二	抗戰的目的	6
三	抗戰的需要	18
四	抗戰的前途	32
五	結論	47

A 230309



一 緒論

從什麼時候才開始有戰爭？雖不是那個人所可以正確指出的；但自有人類文明以來，「戰爭」在人類的社會生活上，總是一個重要的方面。戰爭的發生，不是人類獨有的現象，凡是生物都有他們的戰爭，而人類戰爭之出現，當在一百萬年以前（註一）。從那時起，一直到現在，在此悠久的時期內，每隔一相當時間即有戰爭發生。積累如此長久的經驗，人類對戰爭有了極深刻關切的認識。但因時代及環境之變異，戰爭的觀念，作用，手段，都有演進，因而人類對戰爭的論斷亦不相同。

最初以為戰爭是一種生活方式，生活行為。最初人類之戰爭，亦如植物之爭生長，動物與動物之互鬥，其動機極為簡單，只是求生存。因為在求生存，所以在某種情形下有需要的時候，戰爭即自然發生。戰爭的兩造，無論為個體或為羣體。皆未對戰爭本身發生什麼思

想。後來因了戰爭的變易性與破壞力的刺激，於是意識到戰爭本身是一件富有生活意義的事。勝利者即以為是滿足欲望的手段，失敗者即以為是破壞恐怖的原因。這兩種思想的發展，到人類能善用其觀察及思維時，就變成反戰與主戰二大主流；但這時已不是戰爭的勝敗問題，而是勝負雙方對於戰爭的認識與評價的問題了。

同時，人類感於在戰爭中無論是勝是敗，皆確因戰爭而發生恐怖慘酷的死亡與破壞；使他們進一步去思索「究竟戰爭是善還是惡？」。費了許多哲學家的心血，但依然還是各有各的主張，不能得出一個結論。可是在實際生活上，戰爭又是不斷的發生，每一次戰爭都會影響他們觀念的改變。戰爭既是在生活上為不可避免的，乃使這些哲學家捨了「戰爭究竟是善是惡」的問題，而去研究「那一種戰爭是善的？那一種戰爭是惡的？」的問題，一直到现在，還極大家熱烈的討論着。近代文明在生物心理、倫理等學術思想上，也為這個問題產生出許多新的精神和意見。至現時為止，藝術家十分確定這個問題的範圍和條

種戰爭是善的？那一種戰爭是惡的？並且是世間文明人類所承認的。

基督告誡他的信士們，以爲人固不應有爲自私利益而戰爭的精神，但此非謂吾人於強他人爲善，或謀大衆之福利時，亦不得使用武力。因此，暴力之使用，如爲矯正敵人所必需，則此項戰爭即屬正當，基督教徒即可以參加（註二）。此種主張以「強人爲善」及「爲謀大衆之幸福」之戰爭爲善，素主博愛和平之基督，亦不能否認戰爭之存在，而於道德上求標準。到聖奧格斯丁（St. Augustine 354—430）即將善惡的問題作一具體規定，他以為正當戰爭的條件有三：第一、戰爭應由正當的主權者所發動。第二、從事戰爭應有正當之動機，而非由於自私自利的野心。第三、戰爭的發生必須根據正當的緣由。什麼是不當的緣由，奧氏未明白指出，以後的學者們，認爲是自衛，收回權利，及過去懲罰（註三）。其後經生物學者及心理學者、倫理學者等的闡明，以爲爲生存而戰是正當的，爲生存而抗戰，更是合乎道德的。

基性。爲任何人所不能否認。法律規定爲正當自衛而殺人，不論抵。國聯盟約及非戰公約，亦正式定出，出於作戰的正當理由爲自衛與制裁，換言之，卽爲自衛與制裁的戰爭是正當的戰爭，爲近世文明人類道德及國際法所承認的。

由此吾人可以看出，無論從歷史的演進，法律的規定，皆明白指出正當的戰爭卽是爲自衛及制裁而戰。所謂自衛卽抵抗外來的侵略，制裁卽打擊背叛真理的行爲。從積極與消極兩方立論，而實是一貫的。

我國自近三四十年來，卽遭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九一八以後，益肆其瘋狂。於這七年當中，強佔我東四省，製造破壞我主權領土的非法組織，挑起一二八及長城戰役，強迫簽訂塘沽協定。旋又違犯協定，橫行華北，並造成蘆溝橋事變。其破壞和平，蔑視國際公法及悍然撕毀九國公約及非戰公約等，不僅爲中華民族之仇人，亦爲世界文明人類之公敵。我們對於這種狂謬的侵略，已忍無可忍，讓無可

讓，卒於蘆變一起，立刻全國奮起。在政府與領袖之指導下，發動了爭國家民族生存的神聖戰爭。這一戰純粹是爲自衛而戰，爲制裁而戰，不惜任何鉅大的犧牲，來消滅這個毀壞世界和平與人類文明的惡魔——日本。抗戰已十六個月已予日本軍閥以極大的打擊，而我們因了戰略的關係沿海及交通方便的省份，也遭受着失了理性的軍隊的慘酷蹂躪。在勝利尙未獲得之前，我們深知必須忍受一切痛苦，堅苦不拔地去奮鬥，蔣委員長在抗戰之始，即告訴我們：「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卽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的決心，所以政府必特別謹慎，以臨此大事」(註四)。所以在這個全面抗戰的局勢下，每一個國民，在道德上都有必然的義務，且應該澈底了解這個神聖的民族抗戰的意義，來堅定我們抗戰的信念，同時亦使世界人類了解我們抗戰的真諦，以增加制裁暴力的決心，這

次神聖正義的戰爭，才可以完成她的偉大使命。

二 抗戰的目的

在緒論中，我們已說明了抗戰是戰爭道德上的最高真諦，為世界文明人類所承認。人類希望生存，便不能不擁護保障人類生存的抗戰；人類希望和平，更不能不擁護為求和平的戰爭。不但人類如此，即植物動物亦莫不如此？簡直是不言自明的真理，充滿在宇宙萬物之間。所以說抗戰的目的是什麼？那便很容易解答，在消極方面是抵抗侵略，積極方面是懲罰暴力。這一種道德上的光榮使命，是抗戰本身自然存在，並不因勝負而有不同。我們可以從生物學，心理學和倫理學各方面作系統的說明：

(一) 生物學的抗戰目的論 凡世界生物，初至極下等之苔蘚，亦有維持他自己生存的能力。在顏色上形態上與日光風雨寒暑相抗，不管用什麼方法，結果總要維持他的生存。這些現象固不能一一加以道

德的評價，但其求生之力，個人是無異的。這種求生之力，加以延長，即生與生之間的競爭，赫胥黎在天演論中謂：「物競者，物爭自存也，以一物以與物物爭，或存或亡，而其效則歸於天擇」(註五)。但天擇的意義並不是機械的定命論，是指凡有抵抗能力的才能生存，否則歸於滅亡，這種事實幾乎是等於真理，就像是天擇一樣了。所以他在「天擇」條中又說：「天擇者物爭焉而獨存，則其存必有其所以存，必存其所稱於天之分。自致一己之能，與其所遭值之時與地及凡周身以外之物力，有其相謀相濟者焉，夫而後免於亡而足以自立也」。隨甲告訴生存是抵抗環境勝利的結果。此種原則，適用於植物動物以至人類，無一不合。抵抗侵略以求生存，不僅是合理也是真理。我們可以舉出許多許多的事例來作證明。

植物的生長，需要陽光。所以樹木花草的枝體構造都是很合適的。能夠充分吸收陽光下，以滿足他的需要。這時如果有一顆高大的樹木把地遮蓋住了，使牠受不到陽光，於是牠就很自然的起來抵抗，并

命擴張生長來爭取陽光，以維持牠的生存。假若不爭勝利，即自然歸於滅亡或衰退。所以同一植物，栽在房屋背後的就莖幹長一些。灌木類植物多生一些刺，寒冷多風地帶之植物體幹矮小，葉子細疏，都是為抵抗環境侵襲的。所以才能繁茂的生存着。

動物的抵抗環境和侵略格外進步且有意義。蜂蠆的毒刺，粉蝶的翼粉，螳螂的前足，鷹的嘴爪，猛獸的爪牙，都是為防衛侵略而生。如果在積極方面不能出而抵抗，牠便又改換方式作消極的抵制，避免危險。如蟲類的擬態，一條尺蠖附在樹枝上，十分像一個小枝，我們簡直分辨不出。如保護色，一隻枯葉蝶落在樹上，活像一個枯黃的殘葉。多足蟲的足，壁虎的尾巴。被捕時可以犧牲了。以維持自己的生命。還有用一種特別的武器來防衛的，如臭獸 (Skunk) 在體內有臭腺，遇敵即放出臭器，使敵人不能接近即自動逃去。發電魚可以發出刺激性的電，打退敵人。更奇怪的是有一種 *Melia* 屬的蟹，居然知道用銹子銹了海葵，用以刺敵。

此外，還有設防與羣衛的方法，更是具有抵抗侵略的意味。如水牛、野牛都是以羣體作戰，以抵抗敵人。雁和鶴在夜宿時，派出守衛(Sentinel)以防敵人來襲。

至於人的抵抗侵略，因為智慧的發達，故為一切生物所不及。又因為生存的意義，在人類表現特別積極，並且在侵略與抵抗之間，不僅有意義且有道德判斷，人可以意識到抵抗的必要而出死力爭，與其他生物不同，所以人可以利用自然力，生物力以及各種智慧與文明以抵抗侵略維持生存。這是極普遍的真理，極簡單的常識。不能抵抗侵略的人，只有發育不全的變態或病態人，和甘心墮落的奴隸。

如上述，抵抗是所有生物皆具有的能力。抵抗的目的是求生存。宇宙萬物都有生存的權利，自然即具有保護生存的抵抗能力。人類為萬物之靈，求生既切，抵抗亦力。幾千年文明的積累與演進，都是告訴如何生存，如何抵抗？不僅在方法上，並且在道德上使人了解抵抗是正當的行為，為文明道德所承認。更因為人羣關係的複雜，抵抗不

僅是自衛，在道德上還是制裁暴力的基本的第一步。打倒暴力與消滅侵略，即維護和平與真理的積極的成功。因此以生物學的眼光去分析抗戰的目的，就是求生，能抗戰即生，不能抗戰即死，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這是合於生物進化的原則的。

(二) 心理學的抗戰目的論 按上一節生物進化論的說法，無論是個人或一個民族都難於侵略之來及危及其生命時發生抵抗，這是自然的事實。但進一步去想爲什麼「爲求生即有抵抗」？在心理學上的解釋，便是保種本能，自衛本能，和自尊情緒。保種與自衛是保持生命及生命的延續，自尊情緒，可以使生命的意義擴充增加，都是生存上所不可缺的。

心理學上所謂本能是不經過學習即可以達到動作目的的能力，情緒是感覺的趨勢，是對於環境裏的一個對象而發生的。自衛本能是生物求生與自體構造上的自然聯繫，換言之，即生物必需要保持其生命，所以必有自衛本能。因爲這種能力幾乎是與生俱來，用不到學

習。如一隻小狗當牠會行動時，即已曉得對敵人的打擊加以抗拒，兩隻前爪按在地下，露齒相向，怒目而視，從嗚嗚的怒叫裏，知道牠在磨戰了。一個三四個月的嬰兒，眼睛遇到什麼東西刺激時，也會立刻把眼皮閉上，遭了痛苦的打擊時，會很恨的哭起來，以表示決心的抵抗。賂賂長大了，便更會用種種方法，對自己加以保衛。

保種本能是生物保存種族所必需的能力。如繁殖生子的能力，和保護幼雛的能力。都是大家所慣識的事實。在動物中最容易發生戰爭的是爲爭一個雌的佔有。一直到人類的爲愛人而決鬥，還是這種本能的延續。到幼兒生下來之後，即特別加以保護，如雞平時是極和善的，而當牠在孵雛時都十分猛烈，小孩子常常爲玩弄牠的小雞而被牠啄哭了。人對於幼兒的愛護更加周到，不論是什麼力量要是有意去危害他的子嗣時，他可以拚命甚至犧牲。

自尊情緒是較高級的動作表現，是人類所獨具的。小孩子常常很固執的去表現他的自尊，如果大人侵犯了他，便非常暴跳憤怒。到成

人則更顯著。任何人皆有自己尊重自己的心理，並有要求別人尊重的傾向。當衆予人以侮辱，可以使他憤怒。予人以極尊嚴的禮貌，可以消平了他難以遏制的盛怒，無論一個人或是一個民族都覺着自己是好的。這是極自然的心理現象。如英國人以為「上帝啓示於人類，以英國爲最早」。威廉第二也以為：「上帝對德國民族的前途，有一種特別的安排」。可見各民族都是自尊的，如干犯了他的自尊，他便會憤怒的起來抵抗。

所以在心理學上去解釋人的抵抗行爲，可以分做三方面：第一、人本能地去爭求生存，第二、本能地去保護種族，第三、不僅要求生存，並要保持自己的尊嚴。因此抗戰觀念，是心理上的自然必然的趨勢，在某種環境下即便強制抗戰的發生，都是不可能的。桑戴克以爲惹起憤怒與鬥爭的景况，當然是很不適意，然而所起的反應都是極快慰的。那就是說當某種心理表現時，順其自然的去發泄是一件快活的事，反其道而行，反足以致痛苦。所以知道抗戰是基於人類心理上自

衛保種和自尊心自然的要求。不容阻礙其發生。否則便是違反心理的原則了。

(三)倫理學的抗戰目的論 抗戰目的得到倫理學的解釋，已達到最高階段。生物學與心理學的認識，抗戰目的是為求生存與保尊嚴，但還是消極的；倫理學認為抗戰不僅是道德上的合理行動，也是維護人羣德道的唯一有效手段；也就是抗戰不僅是應該，而且是必然。在某種環境之下，為維持正義和真理，非執行抗戰工作是不能表現人類的高尚與尊嚴的。

原始人類，一遇侵略即行抵抗，是維持自存的自然反應。由於抵抗而發生的戰爭，認為是一種生活方式，並無特殊意義。到後來生活漸漸複雜，衝突愈多，每一個人不僅感覺要抗拒侵略，並且要抗拒的勝利；於是在方法上加改良由個人而集體（由家族以至部落）這便是正式的戰爭。這時抗戰實在是被看做一種求生的工具。可是這種工具觀念的發達，使每一個「個人」意識到羣與己的關係，個人有時需要

羣的保護方可生存，羣己觀念愈發達，個己愈感覺羣的重要，乃至形成了人類的社會生活，所以人類學者曾謂「戰爭的作用，恆可增強作戰團體中個人相互間之關係，使彼此頓生同胞之感覺」(註六)。中國古彥亦謂「多難興邦」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此所謂難與患，就是外來的侵略戰爭。對於侵略戰之抵抗即促進人民之團結與國家的興盛。但因戰爭方式與武器的進步，戰爭的毀滅性日益增大，促成戰爭的資本化，人民對戰爭起了反感，對戰爭發生道德上的評價。所以哲學家詩人等如幼里披底(Euripides) 亞里士多芬(Aristophanes)摩地(Moti)伊薩(Teigib)及耶穌(Jesus)皆於各個不同的文明時代反對戰爭。而影響於人民對戰爭深惡痛恨，想法子消弭根絕。

若干年的反戰經驗，告訴大眾最有效的制止戰爭的方法是以戰爭來消滅戰爭，即對罪惡的戰爭加以武力的制裁。此種主張始於十世紀之維新教團(Cliniac Council)，至十四世紀羅馬教皇即以武力維持和平，當時作家萊格奈(Legnano)說：「戰爭之發端，源於上帝與惡魔

之戰，上帝必爲正當無疑。是以，宣戰之正當，唯上帝可斷，他人則不可」（註七）。以上帝爲正當之戰而去消平罪惡之戰，幾次十字軍之戰鬥，都得到人民之擁護。到文藝復興時代，國君代替了上帝，到十九世紀之末民族主義與進化學說對戰爭重作道德之評價，以爲抵抗侵略的戰爭爲人類進化所必需，不能抵抗卽無生存更無進步。所謂生命是求生之永續，所謂戰爭在維護此民族之永生。個人應盡忠於整個民族，捨小我而求大我，此種民族演進之思想之結晶卽爲民族精神。爲文明人類之最高道德生活。個人爲此道德生活之實踐，卽犧牲自己之生命，亦爲當然的舉動。因爲求生的意義，是求民族的永生；遇有外來之侵略危害於民族生命時，自己卽應出而抗戰爲民族而犧牲。孟子所謂「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太史公所謂：「人誰不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所謂欲有甚於生是什麼？是爲民族生存而死，所謂惡有甚於死是什麼？是屈服在侵略下的苟活。這種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最高倫理想，是我中華民族的最高道德。總理亦告

訴我們：「不成功即成仁」，先烈朱執信先生也說：「所謂更高級之感
情者，果何所求乎？曰自由活動之生與心安理得之死。以一死而貫徹
其主義。則死之安；死之際所有活動皆足以增加其生之價值。以其死
而能使他人感動奮發，從其主義蓋為活動，則其死之一事亦可視為活
動之一種，是故為主義而生者，亦為主義而死，無所戀無所惜，視死
如生。所謂心安理得者也」。他這所謂主義即三民主義即挽救民族危
亡的三民主義。也這種為主義而死即至理名言，已痛澈的表現偉大的
民族精神了。

因此，抗戰道徳性之演進，由個人求生存進而為民族之求生存，
便更富於道徳的價値。人類文明之進步，是由物質生活進於精神生
活，即是舍己為羣，犧牲個己以求民族國家之永生。所以抵抗危害民
族生命之戰鬥，是人類道徳的最高表現。在另一方面講，即是人人有
擁護和平與真理的義務，所以抵抗危害和平背叛真理的侵略戰，是履
行人類道徳的義務。抗戰目的，至此已發揮到最高峯了。

如上述，從生物學心理學及倫理學分析抗戰之目的，充分證明抗戰是具有極高的道德價值。人類固愛護和平，但到和平不能維持時，當拚命一戰，保障了愛護和平的生命，即樹立了世界和平的基礎。我們正在受日本軍閥和他瘋狂軍隊的蹂躪，民族生命的危險已到千鈞一髮之時，我們國民應認清這次民族抗戰實是死裏求生的艱苦工作，大家應認清抗戰的意義，就是我們五千年文明和祖宗遺訓的結晶——民族道德的最後表現。勝則復興，敗則滅亡，是中華民族的兒女，都團結起來，拚命！鬥爭！

最後我引色斯先生在武漢民衆團體聯合會招待席上講的一段話，來提醒國民及世界人士的注意，他說：「你們身受的痛苦，給了我們一個嚴重的教訓，和平是一種具體的東西，要用力量去爭取的。必要時還要用武力去加以保衛。和平是一種值得人們爲牠犧牲的理想，但是這些我們都忘記了。我們以爲和平——最可珍貴的和平——是可以不勞而獲的。現在我們覺悟了，我們知道，愛好和平者，必要時須用

血肉來換取這種無價之寶」。

三 抗戰的需要

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有生存的權利，這是近代文法法律道德所共有的原則。國家的存在是有價值的。可以分三種要素來表現：一為土地，二為人民，三為主權。此三種條件是國家構成的基本，缺一不可。所以此三種生存條件遇到外來的侵略時，國家可以立刻採用有效的方法來對付。這種對付的手段叫國家自衛行動，自衛之採用戰爭手段的，就是抗戰。

現在我國正受着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正開展着神聖英勇的抗戰。在全國國民盡其生命財產給國家生存的時候，每一個國民都應澈底了解，這次抗戰的需要，抗戰的意義，以增加其抗敵的決心。蔣委員長在告國民書中，明白的指示我們：「我們要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要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的歷史上的責任。……我們抗戰的

意義很簡單，我們爲保衛民族生存和獨立自由而抗戰，也爲正義公理而抗戰。我們抗戰的目的很明確，我們要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要打擊到敵閥放棄侵略，要使敵閥根本改正其侵略中國的傳統政策，來重現東亞和平。告訴我們爲生存、和平、正義、真理、及制裁暴力而抗戰。這不僅是委員長的啓示，我們都有事實足以證明，此次抗戰是中華民族的至上需要。

一、抗 與民族生存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國勢漸強，乃積極向外侵略，其第一個對象卽是中國。滿清末年朝鮮、台灣、澎湖、琉球等地，相繼被他奪去，這些屏藩一去，於是從東北一直到東南沿海，都感受到威脅。日俄一戰，擄去旅順大連，歐戰時他又乘火打劫，奪去青島，並提出廿一條，迫我承認，審其內容，簡直要使我們變爲他的殖民地保護國。目的雖未達到，而侵略並未停止，政治的經濟的，各方面的陰謀毒計，日益加緊。盡力挑起中國內戰，他好從中漁利，北伐時眼看我們國民革命的順利發展，生怕中國強盛起來，制

他的侵略，竟不惜出兵山東，攻陷濟南，阻撓革命軍的北進。這種乘人之危，謀人於難，惟恐中國不亂之陰謀，真是文明人類所少有。後來我們國家統一，國勢蒸蒸日上；日本更加妒忌，不惜破壞世界和平，公然侵佔我東北四省，震驚世界的九一八事變發生了。那時我國國力尙弱，不能挺而抗戰，除了訴之國聯外，只有含辱忍痛。可是從此東北門戶洞開，華北危急，我國的生存，更增加困難。不幸，日本軍閥還不心滿意足，又挑起一二八及長城戰役，舉其近代武器任意燒殺搶掠，不復稍有理性與人道的意味。然而我們爲了整個民族的生存，仍不能與之爲孤注一擲作最後的一拚。全國在吞氣忍聲，埋頭苦幹，準備我們的力量，和敵人抗戰，不三四年卽蓬蓬勃勃，國勢日上。日本又大生恐慌，亟謀干涉，隨時隨地藉口挑釁，希望引起戰爭，將我們一舉亡國。於是毫無顧忌的組織偽「滿洲國」，偽「冀東政府」，利用我民族的敗類，爲他的侵略掩護，又搶去察北六縣，進攻綏遠，違犯條約增加華北駐軍，干涉華北行政，軍士浪人，販毒搶

劫。任意胡爲，簡直把我們視同奴隸犬馬，極盡侮辱壓迫之能事！但這還不足，更於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借演習爲名，製造蘆溝橋事變，繼卽佔據平津，謀囊括華北，發動八一三上海之戰，侵略華中華南，謀根本顛覆中國，滅絕種族。我們雖希望和平，我們雖願盡力忍耐，但稍有血氣，稍有人格，誰還能對此殘暴不仁的惡魔敗類，再爲忍耐？

我們中華民族，最講人道，酷愛和平，但在此岌岌不保的關頭，爲求民族的生存，只有拚全民之生命不顧任何的犧牲。與萬惡日本軍閥一戰！戰則可生，不戰必亡，委員長說「萬一真到了最後關頭，我們只有犧牲，只有抗戰」（註八）！以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生命，來爭取最後的勝利。

二、抗戰與民族人格 中華民族是世界文明最古的民族，他的先進文化給予世界以偉大的啓示和幫助。然而他並不因此而傲驕狂慢，平時抱定人不犯我不犯人的態度，最能協助人家的發展。孔子思想，到現在還支配着中國人心，然而孔子之道是什麼？是「忠恕而

已」。所謂忠是盡己之謂，恕是推己及人的意思。也就是盡己之力以助人，己所不欲，亦勿施於人。我們就以這忠恕之道來處世。大家常說「五千年來的禮樂之邦」，其倫常道德已深入人心，是世界上最尊貴最高尚最有精神生活的民族。

然而到了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者不僅不念中華先民對於他們的教導啓迪，忘了他們文化的來源，以中華民族寬厚仁慈的德性爲怯懦，卑下，處處加以侮蔑。我們明是中華民國，他却叫我們支那，支那在日本語裏是半死人的意思，可見他並沒有把中國人放在眼裏。這幾年侵略的結果，簡直認我們是殖民地是奴隸，隨便加以侮辱欺凌。我們在北平天津住過的同胞都曾見過毆辱我們民衆的日本僑民，販毒聚賭誘惑我們民衆的日本浪人，隨便逮捕青年的日本憲兵，持了帶刺刀的長槍橫行街市，到處演習的日本士兵。其窮兇極惡的情態，以什麼眼光來看中國人？蕪本事件在我國首都公然要開砲轟擊了，廿三年六月的平津事件，居然迫我軍隊撤退出平津，兵士浪人公然侮辱我們的

官府！好了，我們不必一一枚舉，日本人早已不把我們國家當國家看，人民作人民寺。近衛文麿說：「此次對華出兵之目的，是要痛擊中國，使之屈膝，永遠取消他們的戰意」，把這句話玩味一下就夠慚愧憤恨的了！我們以五千年文明優秀的民族，而受此奇恥大辱，民族的人格何在？自然的！當然的！起來！與敵人拚命！用我們的頭顱身軀，來爭我們民族的光榮，洗刷民族的恥辱！中華民族的偉大，不是任何人所能否認或加侮辱的！

三、抗戰與東亞安定。日本軍閥嘗自詡他們是「東亞的安定力」；但事實告訴我們，日本愈強東亞愈不安定，因為缺乏中國的均勢，無可制止日本的野心。惟有打擊日本的侵略，復興中國，才是安定東亞的根本辦法。我們可以舉出許多事實來作證明：

第一、日本民族以侵略為國策，國家強盛一點，侵略即激烈一步。維新以後，如豐臣秀吉的越海用兵，西鄉隆盛的征韓論，即以朝鮮為侵略目標。甲午戰後，又以中國為侵略目的，田中奏摺中謂：

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本軍閥卽本此指示，若干年來爲侵略中國之準備，果於九一八事變，擄去了我東北四省，以六七千萬人口的國家，一舉而侵略了三千萬人口的土地，比起侵略朝鮮時，已野心更大了。然而日本並不滿足，他愈侵略愈瘋狂，處心集慮的來征服全中國，獨霸東亞，以統制世界，其野心的狂謬，當使世界驚震。日本陸軍中將和田近著日本防務問題。又陸軍中將佐藤亦著日本與美國。二人爲日本有名的戰略家，他們的主張很足以代表日本軍閥的妄想。此二書中之結論，謂爲征服蘇聯而佔據沿海省分。尤其是堪察加必須予以佔領；卽以此爲攻擊美國之準備，以奪取太平洋之霸權。佐藤和田二人均承認日本爲爭太平洋之霸權，其侵入中國不過爲一次要之因素。這種咄咄逼人的狂言，連對中國的侵略都變成次要的因素，其野心迷夢，還有滿足的時候嗎？所以我們以爲日本愈強，侵略愈急，東亞愈不安定。

第二、日本軍閥缺乏理性的統制：日本政治早已失掉了力量，

一切大權皆操在少壯的軍閥手裏。驕橫狂暴，爲所欲爲。所謂天皇與憲政，早已成爲空洞的傀儡。如「德日防共協定」，是關東軍提出的主張，那時暴敵國內有力方面，都紛紛反對，結果東京政府還是依從關東軍的主張，簽了協定」。又如歷次的組閣，非得軍部的同意不能成功。九一八事變就是這些少壯軍閥弄出的亂子，國外的成功更使他們肆無忌憚，爲所欲爲。「五·一五」，「二·二六」兩大暴動，相繼發生，以國家的名士大臣如犬養高橋爲世界所知的政治家，皆慘遭槍殺。而政府當局對於主動的兇首不敢稍加譴責，國家法紀及尊嚴爲之掃地無餘。世界列強都也冷嘲熱罵，諷刺日本有兩個政府，一個在東京，一個在遼東（指關東軍司令所在），東京政府對這個遼東政府，一點也沒有支配的權力。像這種無法無天的國家，怎樣能爲東亞的安定因素（註九）。

由此，我們可以了解日本民族因爲民族性的關係，實是東亞的破壞根源，不對他加以制止，東亞永無安定的時日。於此再看中華民族

如何，恰恰是與日本相反。我們自祖先開國即給我們遺留下以酷愛和平的天性。在三千年前，哲學家和政治家即憬悟着大同世界，作理想的政治目標，對於漢民族以外的民族，都採取所謂「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註十）政策，用自己的文化和力量扶助其他民族發展，共同生存相安無事。中國史上很多領土廣大的朝代，如漢唐元清等，領土之廣及於歐洲，但是從沒有對弱小民族加以壓迫，只要不起來擾亂，總是保持和平的局面，並對於各民族一些也不加歧視，無論在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完全相同，如漢武帝的金日磾是蒙古族，而武帝臨終時，竟託以國家大事，又如唐之李光弼也不是漢族，而唐帝予以重兵，與郭子儀並駕齊驅。後來元朝的馬哥孛羅是意大利人，也在中國爲官很久。這種和平仁愛寬厚誠樸的偉大民族，不僅東亞，也是人類的安定力。總理臨終告誡國民說：「和平奮鬥救中國」。在民族主義裏，也提出對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對外扶助弱小民族。我們政府始終本着這種指示，努力使之實現。以我們土地之

廣，人民之衆，能強盛起來，發揮我們的和平道德，東亞的安定是穩如泰山的。

所以東亞的不安，根本是缺乏個強盛的中國，非中國不能制止日本的野心，阻止他的侵略。我們華大和的中華民族，應該了解自己使命的偉大，毅然肩起東亞安定的重担，與本帝國主義者戰！

四、抗戰與文明、正義、及人道 人類社會的進步，已到信賴理智的階段。昔日本能的衝動的生活，逐漸退化，文明、正義和人造已爲世界人類共守的真理與信條。人可以利用推理和智慧。去推測將來，尋求真善美的實現，而避免紛擾亂惡犧牲與破壞，這就是社會文明與國際和平的基礎。不幸，世界上還有野蠻的人類，憑了自己的狂暴罪戾，去肆意的對和平、正義、人道，加以破壞。日本軍閥即正扮演着野蠻與和平正義人道爲敵的歷史的角色，對中國橫加侵凌，任意屠殺，在轟炸學校文化機關及不設防的城市，我們有廣大的土地被蹂躪，千千萬萬的同胞被奸污屠殺，其兇其慘，歷史上難找先例。我們

偉大的民族，並不能因爲一時武器的落後，經濟的困難，卽屈服於暴力之下，我們受數千年文化道德的薰陶，不僅知道爲自己而抗拒人類的兇惡，並勇於執行正義人道的使命，與暴力周旋。所以說抗戰是民族道德的最高表現，而進一步講，我們爲表現我們高尚的民族道德，

——擁護文明、正義及人道、必起來和暴敵拚命！

五、抗戰與法律尊嚴 人類鑑於戰爭的慘酷及毀滅，共同祈求着和平。想盡方法來消滅戰爭，最初的方法是把戰爭範圍縮小，以減少死亡及毀滅。但此不是和平的根本辦法。故又想根本加以防止，使其不能發生。又以人類生活與本性的衝突，效力甚鮮，所以大家才想利用制裁的方法，明定戰爭兩方的是非，對非的加以制裁。歐戰後大家震懾於毀滅之大，死亡之多，厭戰的心，普遍世界，偉大的和平使者威爾遜，提出國際聯盟的組織，以法律明定不得出於違犯他國利益及主權的行動，凡是加入國聯的會員都有遵守條約的義務，否則由國聯加以制裁。這種和平的制度，極爲人所稱頌。此外九國公約，非戰公

約，也都對消弭戰爭有相當的貢獻。不料戰後二十餘年這種制度已將破壞無餘了。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違犯國聯盟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雖經國聯譴責，竟毫不悔禍而退出國聯。國聯每開一次會，日本在中國的侵略即加緊一次。上海之攻佔，徐州之奪取，武漢的進攻，都是在國聯或九國會議的開會前後。這無異表示日本以侵略報復正義，與全世界輿論道德及公理為敵！不幸，世界的和平組織已全被破壞，公理條約已被撕毀，世界竟無一些有效的舉動！

現在我們正開展着英勇的抗戰，毅然的對侵略加以抵抗，同時即是對暴力加以制裁。我們抗戰不僅為自己的生存，並感念到法律尊嚴的寶貴，起而忠實擁護。中國為國聯會員，自始至今從來忠於國聯，忠實履行條約上的義務。這次抗戰更足表現我們的決心！決心為維護國際的法律尊嚴而奮鬥！

六、抗戰與世界和平 和平是不可分割的，亞洲的事情，不僅屬於亞洲，而是世界的問題。在我們境內正進行着的民族抗戰，說不定

那一天會蔓延到世界，而破壞了世界和平。因為日本暴力，想編織東亞，征服中國，即進而征服世界。我們不撲滅這個戰爭的禍首，世界便永無和平。何以呢？第一、日本侵略我東北，竟不能引起列強的正義干涉與制裁，即刻增加了野心家的勇氣，意大利併吞阿比西尼亞，德國的萊茵進兵，收回魯爾，重併俄境，使世界的和平條約如廢盟約，非戰公約，及九國公約等完全在撕毀，世界重返於擴張軍備，時時準備着戰爭的形勢。這種恐怖局面的形成，實由於日本侵略。所以法人 *Stienne Demery* 以爲「中日滿洲之衝突，使集體安全制度發生第一個重要裂痕」（註十一）。明白指斥日本爲破壞和平的罪魁。

第二、日本侵略中國，是要經緯遠東，關閉門戶，排斥歐美勢力，取消歐美在亞洲的現得權益。日本作家室伏高信在他大英帝國打倒論裏說「十九世紀是英國征服世界的歷史，廿世紀是英國瓦解的記錄，日本人從英國手裏解放亞洲」。近衛在去年十二月的宣言中，謂「中國早想取消領事裁判權，皆未成功，現在日本在滿洲已經實現」。

同年松井石根亦發表聲明說：「日本要發榮滋長，必須在中國發展開拓，如英國不了解這種趨勢就會引起衝突」。又謂：「日本目的在接管中國政府對上海租界所保有一切權利」。末次正信更露骨的說，「有色人種必須解脫的羈絆，日本安定東亞的使命，就是趕走白人」。這不是已充分表示要獨霸亞東，逐出歐美人的勢力嗎？

第三、日本給予以全世界的威脅，是向全世界挑戰。對蘇聯的侵略，已十分明顯，除了與法義的防共協定外，在滿洲邊境上整天在發生着小的衝突。日本國內已公開的在討論「如何進攻蘇聯」？張鼓峯事件的衝突，就是這種進攻的試探。對英亦甚積極，室伏說：「日本真正的敵人不是蘇聯，亦不是美國，而是英國」。又說：「英國的終了就是日本的出發，英國終了的地方，就是日本出發的地方」。少壯的軍閥，更是反英的急先鋒。終有一天會引起英日之戰的。美國是日本獨霸太平洋的第一個敵人，海軍軍閥們的南進主張，即是對美侵略，佐藤和田的戰略主張，更有積極對美挑戰的意思。所以日本已與全世界

爲敵，到處向人挑戰。我們這次爭侵略者以當頭痛擊，實是爲全世界伸張正義，保障全世界的永久和平。

總之，我們爲民族生存，國家人格，遠東安定，人類正義，法律尊嚴及世界和平，已開始聖的抗戰。我們全國同胞，應了解這是我必然的義務，歷史的使命。流血犧牲是爲了子子孫孫的生存自由，和世界人類的和平福利。偉大的民族，那一個無正氣，那一個不勇敢？幸福的担起神聖光榮的任務，殺上前去吧！

四 抗戰的前途

西洋有句格言「真理是永在的，光榮的，勝利的」。雖真理的表現有時是由折的頓挫的，但任何力量不能使它湮沒或變異；真理的永在性，光榮性，和勝利性是客觀存在的。我以爲觀察抗戰的前途，就應該這樣。

一 敵人非難抗戰的動機，雖不難要非難抗戰的動機，敵人的非難，

濟、……一切人力物力上加以衡量，依此而估量前途的勝敗。更有一般人爲了使國民信心的堅定，盡量蒐集勝利的條件，使我們的抗戰與之切合。我們認爲這都是不大正確的。因爲我們這次抗戰，既是勢之必然，也是理之當然，抗戰本身就是真理，萬不可以普通的戰爭眼光去看。它的勝利絕不用我們去尋找些勝利條件聯系起來加以說明，因爲它本身就是勝利的。如尋找條件去解釋時，反倒減低其價值。所以在軍事政治經濟等條件上去論斷勝負，固然是一個因素，但那樣反增加抗戰勝利表現的困難。因此我們一方須了然於敵我的物質狀況，另一方面尤能去了解抗戰的真理。抗戰的勝利是客觀存在的，就存在於每個國民的心裏。

這樣的解釋，並不是迷信了唯心哲學，實在這次抗戰是具有這樣的特質。蔣委員長說「你們要知道，抗戰即革命！若知道抗戰即革命，便知道我們天天在勝利，並且確能把握住最後的勝利」（註十二）。這是如何真確的認識呀！他又說：「國民革命第一期工作，在完成國

內統一；第二期工作，在完成國家的獨立，在精神上是一貫的」（註十）
三。這明明告訴我們抗戰不過是革命過程的較後的一階段。我們國民革命，到今天無時不在進行，無時不在勝利，抗戰也就無時不在勝利。在日本帝國主義尚未以正式軍隊侵略到我們國土之前，偉大的革命導師孫中山先生，已確定革命程序，自推翻滿清到中華民族的真正的獨立自由，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是必然經過的階段。在廿四年委員長召集全國學生代表訓話，說「國民黨的傳統政策，即是收復高臺，那時國民抗戰的要求正非常激昂，都不曉得國民黨在中山先生指導之下早已確定抗戰的步驟，並明定目標「收復高臺」，這是什麼？不是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嗎？這樣成竹在胸，才能當侵略之來，毫不驚異，所以委員長又告訴我們「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

抗戰到底，惟有犧牲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後之勝利；若是徬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註十四）。其事前之周密，事後之堅決與鎮定，就是認爲抗戰是整個國民革命過程上的一段，從事革命的人每天都在與艱難困苦奮鬥，每天在進步，每天在勝利。如果只看見了抗戰的一段，敵兵未入國門，就以爲世界和平，敵人打到家裏，才知道是大禍臨頭，那時當然要斤斤較量於敵我的力量和勝負的結果，眼看着同胞們被暴敵一個一個殺死，也不免惴惴欲懼，認爲這一仗是要打敗了。這樣怎能抗戰？

革命事業永遠是在困苦中奮鬥，中山先生決定革命大志時只是幾個人，而滿清則有全國的武力。革命軍北伐時，無論人數裝備武器經濟，都遠不如敵人，可是不久即打到武漢，出發時委員長召集了黃埔學生們談話，問「你們準備好了沒有？」異口同聲的回答「準備好了！」「準備好了什麼？」「準備犧牲！」那種革命精神，並不要用飛機大砲，把那些軍閥勢力如摧枯拉朽般的一掃而光。打到武漢時北洋軍閥們

以二十餘萬雄師，裝備了精良的武器，嚴陣以待，革命軍只有槍械不全的不足十萬人，但能把他們打的落花流水。這種不可遏止的偉大革命精神，就是最雄猛的力量，任何惡勢力都不值一擊的。當時如果迷信於武器論者，打仗要槍砲要飛機要坦克車，那麼總理再也不敢革命，北伐永不會成功了。所以以少勝多，以弱勝強，從死裏求生，從敗裏轉勝，就是革命的真精神，就是這次抗戰的特質。我們不可只以目前一段，當作抗戰的全體，也不可只於陣地上求勝負。要以革命的精神看整個的過程，陣地戰、游擊戰、精神戰、都是抗戰的手段，只要我們有決心有志氣，霍飛大將說：「只有自認打了敗仗，才是真打了敗仗」。反之，認定勝利就在等着我們，勇往直前一定可以完成我們光榮革命。爲去得到歷史的證明起見，我們再把革命抗戰必勝的因素，加以分析。

第一、抗戰有民衆作後盾是全民族整個的作戰，極合乎近代戰爭的原則。因爲新舊時代戰爭不是只在戰場上爭奪敵，而是兩個國家力

量的總比較。全國民衆聽了蘇俄戰的意義，一切工作都以抗戰爲目標，兵民團結一起，親愛精誠，所謂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這種偉大的力量可以戰勝一切。魯登道夫在全體性戰爭論中謂：「世界大戰明白昭告於吾人者，即敵人在數量方面的優勢，實勝敗之所決，故數量爲戰事之要鍵」。又說：「敵人之殲滅，非僅火力之極大發展所能有濟。最要者以戰爭之勝敗，決定於實際攻擊，最後則爲敵人陣地之奪取。試問凡爾登連續之火攻，及松末與佛蘭亭之役，其砲火之猛實所罕見，然士兵之生存於地洞中自若焉。可見以爲但恃猛烈之砲火可以挫敵者，乃錯誤之見也。蓋戰爭之最後決定，爲人與人之間」。可見人實是決定戰爭之要素，我們爲了抵抗暴力而戰，四萬萬五千萬同胞都集在國家與民族意識之下，與暴敵拚命，當然是無堅不克。

第二、抗戰是求生存，爲人類最自然的要求，勝則生敗則亡，每個士兵都抱了必死的決心，以打擊敵人的侵略，故士氣之勇，爲從來所未見，士兵之出征，父勉其子，妻勸其夫，希望爲國家民族而戰

性。上海之戰，長城之戰，和這次六戰，無時無地不表現中國士兵作戰的勇敢。拿了大刀，一直衝到敵人陣地，眼看着敵人一個一個倒下。我們的士兵却帶着滿身敵血和光榮回來。坦克車蠢蠢的蠕動過來，我們的勇士都掛了滿身的手擲彈迎上去與敵人同歸於盡。在戰壕裏忍耐着風寒雨露，有時水浸滿了壕溝，他們立在水裏動也不動，專候敵人進攻時予以打擊。又因為戰事的激烈或交通的阻碍，飯也沒得吃，他們毫不在意的仍舊作忠勇的戰鬥。我們不要以為這是說評書，編演義，這是真確的事實。要不是爲了民族的生存，誰有力量去使他們如此?! 這樣軍隊誰能敵對!

反過來看敵人，民衆完全在軍閥蒙騙之下，驅到戰場上，他了解爲什麼使他放棄自己的生理去替軍閥賣命! 爲什麼去侵略他人，不許人家生存? 這樣的盲目作戰，使他們萬分苦悶，因而畏縮憤恨反戰，前方後方都蘊藏着許多內在的危機。國內反戰組織之發展，婦女「索夫團」之運動，戰場上的自殺，私逃，躲到戰壕裏不敢出來，隨在

坦克軍後面不敢和我們交鋒，每人身上都佩了千人縫；甚至在東北的戰場上，日本士兵自動供給義勇軍以槍械子彈，這是世界所共知的。這樣驅民衆而入死途的戰爭，怎樣能得到國民的擁護？所以日本軍閥自己也承認，「這次的士氣，已遠不如日俄戰爭時的勇敢」。兵士們厭戰的情緒更加上軍隊紀律的廢弛，到處奸淫燒殺，慘無人道，使敵人的崩潰，日益接近了。

第三、抗戰是民族道德的表現，爲正義和平而奮鬥，理直氣壯，名正言順，勝利是必然的。所以古人說「師直爲壯曲爲老」，「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正是這種意思。我們抗戰一起，即得到世界各國之同情與援助，不論是爲物質的或精神的，都是人類正義的表現，足使我們興奮，因而增加戰果。暴敵則恰又與我相反，作戰一年，不僅得不到自己民衆的擁護，國聯迭次開會以及九國會議都對日本加以譴責，指爲破壞和平的罪魁。近更由國聯引用盟約十六條之規定，由全世界會員國加以制裁。我們不要忽視了世界輿論和精神打擊的力

量，這能夠十分有效的給侵略者以誅心的討伐，常說「千夫所指，無病而死」，正義真理的力量是無形的大砲，自有歷史以來，沒有一個惡人能逃過真理的誅戮的。

第四、抗戰是順應世界民族爭求獨立自由的潮流，時至今日，人類受文明的陶冶，皆有尊嚴的覺悟，「世界人類互求生存，世界人類皆相平等」。因此自十九世紀末迄今，充滿了爭自由爭平等的呼聲。我們中國革命，四五十年來即在求民族之自由平等，現已為全國國民一致的要求。然而革命事業不是一蹴而就，必須經過許許多多艱難困苦，革命的特性，即在不畏懼艱苦而與之奮鬥，愈艱苦愈要奮鬥，而成功也就愈大。方才已說過，我們抗戰是革命的第二步工作，必須堅忍不拔，不避艱險，不怕犧牲，什麼時候不達目的，什麼時候不停止鬥爭，地方失陷了，我們展開游擊戰；槍炮缺乏了，我們利用刀鎗，和鋤頭，抱定中國人死不完，即不能使敵人征服，時間是正義最好的武器，只要我們肯吃苦奮鬥一定可以促敵人之滅亡。世界潮流永

遠在向前奔流，愈阻當愈激蕩，雖然可以一時被阻不進，而衝進的力量却每天在增加，到阻當不住時，卽一瀉千里，把一切障礙沖瀾的無影無蹤，盡歸消滅。

總之，我們這次抗戰是復與必經的過程。其本身已先具備了必然勝利的條件。抗戰一年，愈打愈強，愈戰愈團結，在砲火中鍛鍊出一個健全有爲的近代國家。我們絕不應只抱定當前一小段時間求勝負的判定。眼看見地方一省一省的淪陷，軍隊一步一步的後退，卽謂爲自己打敗。殊不知弱國之戰，只有用消耗的長期戰爭，一方消耗敵人實力，一方保持自己的實力，在其精疲力乏時，給他一個大殲滅，甚或不待我們殲滅，敵即自趨滅亡了。我們看一年來的敵人，不管怎樣的欺騙世界，已自再也抬不起頭來，意圖的國勢完全表現出來。我們國民，應該把眼光放遠一些，日本軍閥的暴力，不久卽會消滅，我們勝利已在不遠了。不信可以看下面的事實。

日本在作戰之始，妄想以六師團兵力，三個月的時間，來征服中

國，不想淞滬未佔，兵力已達到五十萬。其後徐州會戰增至九十萬，到武漢之外圍戰已達一百萬以上。兵士之傷亡在六十萬人左右。而戰事却毫無結束之可能，且日將擴大。日俄戰爭時，出兵到一百十八萬人，與現今相等，但其困難却十倍於當時，無怪敵人全國上下都喊着「歷史上未曾有的大戰爭」！按敵國兵力，常備軍二十三萬，在鄉軍三百萬，照俄人約翰估計可用二年半。在華作戰一年已消耗百分之三〇，今後愈戰愈困難，消耗愈大，兵力定不夠支持。

最足為敵人患的是敵國財政，一九三七年六月底以前日本存金為十萬萬元，戰爭的第一年消耗至百分之五〇到六〇，從一九三七年六月到一九三八年七月總共有八七八、〇〇〇、〇〇〇元日金輸至美國。據俄人之估計，日本存金至本年七月已減少三分之二。同時輸出低減，生產降落，戰爭開始頭五個月輸出與去年同時比較，減少二一四、〇〇〇、〇〇〇元，達百分之一七。同時輸入則超過一三七、〇〇〇、〇〇〇元，絲織品，輕工業出品之生產亦銳減，只棉紗已減少

百萬元。敵人補救之辦法，只有增派公債，及減低工資，壓榨
一購軍火。其公債在一九三七年爲一百〇五萬萬又八千零一
百萬元。一九三八年即達一百三十七萬萬又二千一百萬元，增加百分
之三〇，今後更將增加。其財政之窘困，已不可掩飾，能否渡過今年
亦屬大成問題。

其次說軍需工業，重要的是鋼、鐵、煤、及汽油、日本自己皆極
缺乏，開戰後消耗又多。我們看他禁止人民使廢金屬及汽油的情形，
已知陷入缺乏之境，以汽油論，單從美國輸入者一九三七年前半年是二
千五百萬加侖，九月後只兩個禮拜即到一萬萬又一千五百萬加侖。現
金既十分缺乏，又無法借到信用借款。不知其如何來支付這個輸出？

因此爲故，日本軍閥極端恐慌與苦悶，於無辦法解脫中，乃又橫
衝直闖。而腳步愈亂，愈接近崩潰之路。如最初想以三師團之兵力
佔領中國。攻北平時即增爲四師團。攻南口時增至八師團，沿平綏路
西進時即達十二師團之衆。此種原因由於對我過分輕視，估計錯誤，

不得不屢次增兵。上海之戰，三個月內增兵有七次之多，此種估錯敵人實力，施行屢加兵力，爲兵家所忌，日人竟犯了這種錯誤。開戰之始，卽大事宣傳採用速戰速決之戰略，聲言以三個月結束軍事，不想到八一三之戰，上海彈丸之地，卽打了三個月，於是乃大恐慌，增加兵力，以求速戰。於是又欺騙他的國民，以爲南京一下，敵人卽可屈膝，不意南京攻下了，我們依然還是英勇抗戰，不稍屈服。敵人到此才漸漸覺悟，以爲不是想像的那樣容易，投降黷武主義之俘虜室伏高信也說：「……然而『兵久而國者，未之有也』，中國事變，皇軍縱有萬全的把握，也必須於四五個月內妥當結束」。已認識時局之嚴重了。

但是軍閥們卽明知危險，也無法補救，除了照着錯誤的方法「屢加兵力」之外，還有什麼路走？於是揚言打通津浦線，殲滅中國主力；不想徐州未下，反被我來了一個「殲滅」，到徐州攻下時，只餘下一個毫無軍事價值的空城，殲滅主力之計劃，被我打的粉碎。歐洲各國

的軍事家，譽我徐州退軍，是戰史上的奇績，真是有識之見。敵人在此時已改變了速戰速決之戰略，認為對華戰事不是短時可了，欺騙國民準備長期戰爭。可是軍閥的信用，因了三月結束軍事，變為長期戰爭，南京攻下可以結束軍事，變為徐州攻下可以結束，徐州攻下，又說武漢攻下可以結束，戰略的錯誤，欺騙了國民，影響了軍心，所以在報紙雜誌上，雖然經過嚴厲的檢查，依然露出猶豫徬徨的表現，如「武漢即使陷落，蔣政權也不會倒」，「若以武漢攻下，中央軍就此整個解散，那是過於樂觀而不合真象的話」，「準備百年戰爭」等等，已充分供出敵人的信心動搖了。

我們國民應該認清，我們自開戰之始，即準備着作長期戰，消耗戰的戰略，敵人想這，我們便他慢，敵人想殲滅我們，我們却每一次都是安然撤退。在戰略上處處勝利，這便敵人拖延消耗最後到潰亡之路。敵人也並不是不知道這種危險。但是外強中乾的國力，不容許他為所欲為，失了理智的軍閥，為狂妄所迷，就是明知為陷井，也要跳

進去。這種自尋滅亡的狂暴，是阻止也阻止不住的。我們不可看見，失地日廣，步步後退，即以爲是敗亡，那真是無常識的說法，因爲敵人的目的就在誘我們集中主力與之決戰。如果我們在上海南京或是徐州集中力量與之一拚。也或許能支持很久，但我們是弱國武器又落後經過主力的決戰，到不能支持時，便一敗塗地，正中敵人的奸計。幸而我們的領袖早有成竹在胸，不墮敵人術中，我們不是爭空間，而是爭時間。敵人早已在我們計算中而日就敗亡，所以外國的軍事專家都說：「日本最大的敵人是時間」，真是旁觀者清了。

現在武漢廣州雖已失守，而我主力仍極充沛，隨時選擇時機和地點。與敵決戰，在我們領袖正確的領導下，一切都是爲敵人安排好了的陷穽，愈深入愈於我有利，愈容易打擊敵人，勝利只是時間的問題。

如上所述，我們抗戰前途，十分光明樂觀，不僅是理論上的必然歸結，證諸事實，亦不爽毫釐。只要我們堅持打下去，不傍徨，不猶

豫。在政府領導之下。埋頭苦幹。不避艱險。不畏犧牲。把目光放遠，自然不會只斤斤於當前之進退勝負。處處爲國家民族着想。自然不怕自己的得失安危。以致慷慨終日，聞勝而喜，聞敗即懼。同胞們！日本軍閥已在發那就死前之狂悞，風浪過去盡是坦途，行百里者半九十，只看我們把握定了最後的努力，勝利即在眼前了。

五 結論

兵凶戰危。我們當然不祈求戰爭；我們是世界開化最早的偉大民族，酷愛和平酷愛自由平等。但當外來侵略危及我們民族生存及自由平等時，即不惜起而抗戰，不避任何犧牲，以撲滅侵略的暴力。這次日本帝國主義者，甘冒不韙，發其狂野的獸性，對我們橫加侵略，偉大的中華民族即爲保存其生存、自由平等而展開神聖的抗戰。這實在是「勢所必至，理有固然」，我們每一個國民都應該充分認識的：

我們抗戰的目的，是合於生物學的原則，心理的要求，及人類道

德的準則。因爲凡生物都有爲保衛牠的生命而鬥爭的能力，否則不能生存，自趨滅亡。心理上亦有保種鬥爭自尊自衛的本能，外侮一來，立刻會出而抵抗。可見抗戰行爲是生物的心理的自然要求。但是人類之與一般生物不同者，因爲有理性與道德理性就是將智慧作合理的應用爲人類文明的源泉。道德是共生的合理方法，人類行爲的法則。這兩種是人類尤其是文明人類的特點，形成其高尚的精神生活。也就是說，人不祇是爲生活吃飯行動，他還有道德的目的。如善善惡惡，就是道德的目的。經過千百萬年的積累，由個人的變而爲集團的，爲民族的。一切人類要善民族之善，惡民族之惡，並且爲求善之實現，或惡其惡之發生，能犧牲一切，以求目的的達到，這就是民族道德，民族精神。所以當暴力對我們侵略時，起而抗戰，消極的說是惡吾之惡，積極仍是善吾之善。因此抗戰實又爲民族精神的表現，具有道德上最高的價值，是義戰，是聖戰。

目的既明，自然卽可以了解這次抗戰的需要是爲民族的生存、獨

立、及自由平等。進一步的是爲了人類正義和世界和平。我們根據真理去行動，理直氣壯，師出有名，當然能人人抱犧牲之決心，爲國家民族而戰，勝利自是必得的。假若承認「人是理性動物」「世界上還有真理」的話。絕不可忽視了精神的力量，誠者常勝，仁者無敵，「公理戰勝」是歐戰得到的結論，我們應該加以深思的。

真理自然給我們以勇氣，但不可以爲「這就勝利了」，還有待於自己的努力！必須充分發揮我們勝利的條件，勇往直前，不避艱苦；發動全民力量，團結一致，在領袖指導之下，爲正義生存而鬥爭？

現在敵人正利用其優越的武器，瘋狂的向我們進攻；敵酋近衛，且宣言今後日本已居於太平洋霸主之地位，征服中國，排除白人，施行大亞細亞門羅主義，其野心與狂妄，已失掉人性的統制。但吾人不可悲觀，這是敵人就死前的回光返照，不自量力，已與全人類爲敵；我們今後困難固日漸加深，但以鎮靜沈着的努力，信賴領袖，信賴正義，信賴自己，轉瞬過去，就是暴敵死滅的時候了！

最後我引用蔣百里先生的名言：「萬語千言，只是告訴大家一句」
話：「中國是有辦法的！」（註十五）。

二七，一一，九。在重慶。

附註：

(一) 見賴德著：戰爭與和平

(二) 同上

(三) 同上

(四) 委員長在廬山談話會上講

廿六年七月十七日

(五) 嚴復譯赫胥黎著：天演論

(六) 見賴德著：戰爭與和平

(七) 同上

(八) 委員長廬山談話會講演

(九) 次行：關東軍剖析

(十) 春秋

(十一) 世界政治 三卷五期

- (十二)大公報十月一日社論，王芃生：吾人目前應有的國識決心和努力
- (十三)委員長廿六年國慶廣播講：爭取最後勝利
- (十四)委員長廬山談話會講演
- (十五)蔣百里：國防論

參考書目：

蔣委員長抗戰言論集

賴德著：戰爭與和平

蔣百里著：國防論

Charles A. Beard 著：人類的前程

蔣委員長：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

倫頓國際反侵略大會各國代表講演實錄

大公報，徐培根談話：敵我之戰力與戰略

溫公頤著：道德學

東方文庫：進化淺說，世界和平運動，社會進化史，人類進化論，天演論，

人類原始及類擇，動物生態學，人類原始

史國綱著：自衛與侵略

汪履炎著：抗戰與國際公法

張雲伏著：驚濤駭浪中的中國

高覺敷譯：兒童心理學新論

世界政治 三卷四至七期

次行者：關東軍之剖析

大公報，主瓦生，吾人目前應有的認識決心與努力

臧玉澄：行爲主義的心理學

陳德榮譯：華生氏行爲主義

抗戰建國小叢書

民族領袖與民族復興
 以黨建國與一黨專政
 一面抗戰一面建國
 法治與自由
 戰時政治機構
 地方自治與抗戰建國
 抗戰中之民權建設
 如何達到民主
 現代國家的條件
 駁國際主義的民族主義
 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
 中國抗戰與蘇聯
 英國外交與遠東和平
 美國的遠東政策
 中日戰爭與國際反侵略運動
 日本人民的反戰運動
 陣線外交與自主外交
 抗戰中的外蒙古
 建設新軍與唯武器論

游擊戰評價
 抗戰中之經濟建設
 節約消費與改善民生
 民生主義的土地政策
 如何統制外匯
 戰時教育之改造
 科學運動與反讀書思潮
 科學精神與其運用
 異哉中國文字拉丁化運動
 我們所需要的民訓
 民衆動員與民衆武裝
 青年訓練與國民革命
 現代的道德觀念
 抗戰的倫理觀
 戰時之日本政治
 抗戰與幫會
 戰時糧食生產統制
 開發西南與抗戰建國

本書領得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圖字第四九號審查證
 版權所有 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初版

3.07
 3

\$0.10